

啟發自許雅民之散文而成為一繪畫系列作，憂鬱作為一個形容詞，肩負著要將整個精神空間渲染成一個潮濕且清冷的城邦；但在此，憂鬱彷彿作為一個寄宿於人類心底的幽靈，她潛伏又低語，似思緒般縈繞，在我們耳邊竊竊私語。
我與你所面對的，也許是對生活的煩躁，也許是對人生的茫然失措，但從沒有人說這有什麼不好的，千萬別說它的不是，因為它雖置人於深淵，但也賜人邁向未來的勇氣。

許雅民科技藝術 作品個展

04/25/2022 _
05/6/2022

繪畫/ 許心緹

2021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美術系
2021 獲北藝當代藝術獎 入圍
2021/22 倫敦藝術大學 純藝術碩士在讀

文化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
展演藝廊

《瑪莉在 不得憂鬱的空間》

不得憂鬱的空間(三)

憂鬱是一件奇怪的事，當你覺得無所事事，無事可做時，他就慢慢地滲透進入你的內心，你的腦子和你身體的每個細胞，當心靈慢慢地接受了環境氣氛如此的刺激與撫摸，就會進入緩慢的思考模式，那似乎是個憂鬱的訊號，少年時的多愁善感在此時好像又活了起來，「故欹單枕夢中尋 夢又不成燈又燼」的無奈氣息慢慢地蔓延。這時接過了研究生遞過來的印刷稿進行校正，因沒有多大的錯誤而隨即遞回去給他，只見他感激的眼光，大概是因為我確認了他的工作正確性而鼓勵了他吧！幸好多年前已經警覺的調整自己的表情，為了解了一個道理，即使是一根臉部神經的變化都會讓學生耿耿於懷的，也不知是否是因為成績的關係，就姑且自我催眠的相信是因為上進的心吧！

午後，在潮濕及冷颼颼的天氣下，大禮堂前的楓樹還是黃的，禮堂後的麵包樹還是綠的，天空還是灰暗的，桌上馬克杯中的綠茶還嬈繞著輕煙，但想到空間外面的氛圍在凝結的空氣中懸浮著焦慮和算計，糾結的人際關係和對於青年學子的學習態度的無奈，似乎令人感到壓力沉重，我彷彿也到了挺不住也要挺的時候，漸漸的自己也墜掉在隨它而去的思考深淵裡，「三春白雪歸青冢，萬里黃河繞黑山」如此的豁達也如此的淡然。This is the best I can do to comfort my heart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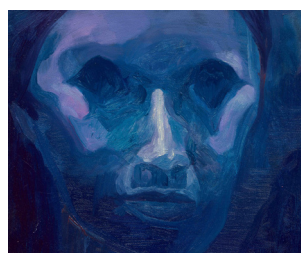
端起桌上的杯子，輕啜了口茶，溫潤的茶水緩緩地流過喉嚨，茶就是得如此喝才有意義，具有深度涵養的茶汁是需要慢慢地流經所過之處，好留下它能使人愉悅的貢獻吧！

這時聽到鐵鍊的聲音，相信送餐的老師和警衛已在門外了，每次見到他們總是覺得無比的喜悅。

追求一個目標是需要的，但為了不讓自己陷入瓶頸的迷惘而感到孤單寂寞，或許需要的是要認清自己周遭的社會環境與條件，想做，能作和該做的事需要求取一個平衡點，人說：「放棄該放棄的是無奈，放棄不該放棄的是無能；不放棄該放棄的是無知，不放棄不該放棄的是執著。」距離西元2000年已經回台十五年了，十幾座的金曲獎座分散在各個出版社和自己家中的杯盤櫃上，看著它們的喜悅不知為何，似乎也減少了許多，大概一個禮拜只有短短的一次瞥見它們躲在那個不顯眼的角落，心裡想著或許因為那些早已經不是目標了吧！現在我已經不參加金曲獎的徵選了，自從2009年上台頒發最佳專輯製作的獎項後。心境總是隨著成熟而更加放下了，記得蔣捷的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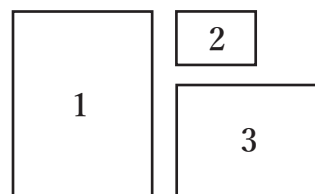
「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，斷雁叫西風。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。」

_許雅民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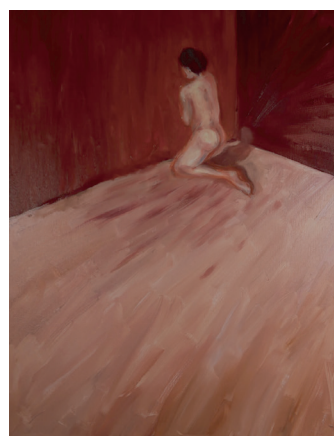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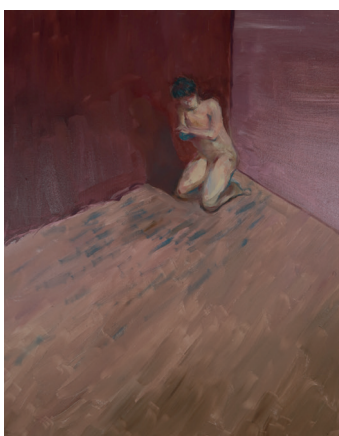


1 許心緹
〈傾斜的瑪莉〉
2020
65cm x 53cm
Oil painting on canvas

3 許心緹
〈瑪麗過家家〉
2020
53cm x 65cm
Oil painting on canvas



2 許心緹
〈瑪莉本人〉
2020
27cm x 20cm
Oil painting on canvas



許心緹
〈不得憂鬱的空間－面對自己的三種方式〉
2018
Triptych, 51cm x 60cm x 3
Oil painting on canvas